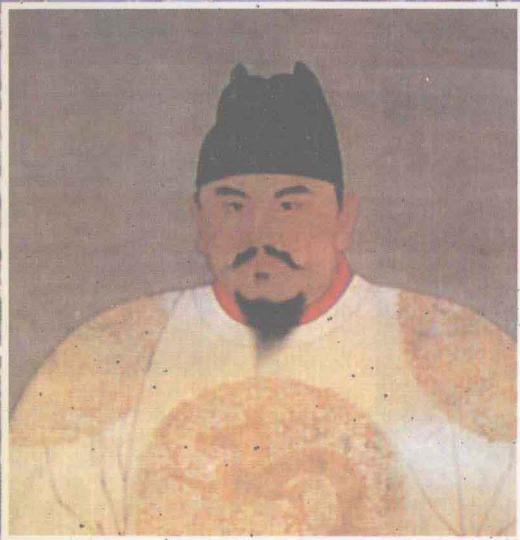


蔡东藩著

岳麓书社

# 清明史

# 通俗演义



明史通俗演义  
清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 著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曾平昆  
封面设计 胡 颖

**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株洲县印刷厂印刷  
1996年2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2次印刷  
字数:1,180,000 印张:27.125 印数:10001—16000  
ISBN7—80520—638—4  
K·117 定价:29.5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斟换  
(厂址:株洲县渌口镇 邮编:412100)

# 明 史 通 俗 演 义

# 目 录

## ●明史演义

自序	1
明帝世系图	2
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3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6
第三回 攻城掠地迭遇奇材	10
第四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13
第五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17
第六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21
第七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25
第八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28
第九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32
第十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36
第十一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39
第十二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43
第十三回 撤北方徐元帅进兵	47
第十四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50
第十五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54
第十六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58
十七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62
十八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65
十九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69
二十回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73
二十一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77
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潰沱河	81
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85
二十四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88
二十五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92
二十六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96
二十七回 梅驸马舍免水府	100
二十八回 下南交杀敌擒渠	104
二十九回 徒乐安皇子得罪	108

第三十回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	112
第三十一回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116
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120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徽权阉为主斥奸	124
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128
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132
第三十六回	议和饯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136
第三十七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140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沈冤东市	徐有贞戍戌南方	144
第三十九回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147
第四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151
第四十一回	白圭讨平郧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猺	155
第四十二回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渝谏阿丑悟君心	159
第四十三回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163
第四十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167
第四十五回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172
第四十六回	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176
第四十七回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	180
第四十八回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184
第四十九回	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	188
第五十回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192
第五十一回	蒙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196
第五十二回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首逆	200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204
第五十四回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	208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212
第五十六回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216
第五十七回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220
第五十八回	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224
第五十九回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228
第六十回	遵宮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232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虜纵火	236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荩臣极谏	241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劾严嵩拚死留名	245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249
第六十五回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253
第六十六回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257
第六十七回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261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265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戚继光冲锋	269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箓	脱身羁绁怅断鼎湖	273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276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280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284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288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292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哱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296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舟山	299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304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遭福王叶向高主议	307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312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316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320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324
第八十四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327
第八十五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331
第八十六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335
第八十七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339
第八十八回	兴党狱缇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343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347
第九十回	惩淫恶阉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351
第九十一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煥入援畿辅	355
第九十二回	中故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359
第九十三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363
第九十四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367
第九十五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殁卢象升	371
第九十六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376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舄	380
第九十八回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384
第九十九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389
第一百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394
<b>●清史演义</b>			
自序			401
清代世系图			402
第一回	溯往事慨谈身世	述前朝细叙源流	403
第二回	丧二祖誓师复仇	合九部因骄致败	406
第三回	祭天坛雄主告七恨	战辽阳庸帅覆全军	410
第四回	熊廷弼守辽树绩	王化贞弃塞入关	414

第五回	猛参功用炮击敌	慈喇嘛僧使传书	418
第六回	下朝鲜贝勒旋师	守宵远抚军奏捷	422
第七回	为敌作伥满主入边	因间信谗明帝中计	426
第八回	明守将献城卖友	清太宗获玺称尊	430
第九回	朝鲜主称臣乞降	卢督师忠君殉节	434
第十回	失辐重全军败溃	迷美色大帅投诚	438
第十五回	清太宗宾天传幼主	多尔袞奉命略中原	442
第十二回	失爱姬乞援外族	追流贼忍死双亲	446
第十三回	闯王西走合浦还珠	清帝东来神京定鼎	451
第十四回	抗清廷丹忱报国	屠扬州碧血流芳	455
第五回	弃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遗臣死义	459
第十六回	南下鏖兵明藩覆国	西征奏凯清将蒙诬	463
第十七回	立宗支粤西存残局	殉偏疆岩下表双忠	467
第十八回	创新仪太后联婚	报宿怨中宫易位	472
第十九回	李定国竭忠扈驾	郑成功仗义兴师	476
第二十回	日暮途穷寄身异域	水流花谢撒手尘寰	481
第二十一回	弑故主悖师徼功	除大慾冲人定计	485
第二十二回	蓄逆谋滇中生变	撤藩镇朝右用兵	490
第二十三回	驰伪檄四方响应	失勇将三桂回军	494
第二十四回	两亲王因败为功	诸藩镇束手听命	498
第二十五回	僭帝号遘疾伏冥诛	集军威破城歼叛孽	503
第二十六回	台湾岛战败降清室	尼布楚订约屈俄臣	508
第二十七回	三部内哄起萧墙	数次亲征荡平朔漠	512
第二十八回	争储位冢嗣被黜	罹文网名士沉冤	516
第二十九回	闻寇警发兵平藏卫	苦苛政倡乱据台湾	521
第三十回	畅春园圣祖宾天	乾清宫世宗立嗣	525
第三十一回	平青海驱除叛酋	颁朱谕惨戮同胞	530
第三十二回	免死狗烹功臣骈戮	鸿罹鱼网族姓株连	534
第三十三回	畏虎将准部乞修和	望龙髯苗疆留遗恨	538
第三十四回	分八路进平苗穴	祝千秋暗促华龄	542
第三十五回	征金川两帅受严刑	降蛮酋二公膺懋赏	547
第三十六回	御驾南巡名园驻跸	王师西讨叛酋遭擒	552
第三十七回	灭准部余孽就歼	荡回疆贞妃殉节	556
第三十八回	游江南中官截发	征缅甸大将丧躯	561
第三十九回	傅经略暂平南服	阿将军再定金川	566
第四十回	平海岛一将含冤	定外藩两邦慑服	570
第四十一回	太和殿受禅承帝统	白莲教倡乱酿兵灾	575
第四十二回	误军机屡易统帅	平妖妇独著芳名	579
第四十三回	抚贼寨首领遭擒	整朝纲权相伏法	584

第四十四回	布德扬威连番下诏	擒渠献馘逐载报功	588
第四十五回	抚叛兵良将蒙冤	剿海寇统帅奏捷	593
第四十六回	两军门复仇慰英魄	八卦教煽乱闹皇城	598
第四十七回	闻警回銮下诏罪已	护丧嗣统边报惊心	603
第四十八回	愚庆祥败死回疆	智杨芳诱擒首逆	607
第四十九回	征浩罕王师再出	剿叛猺钦使报功	612
第五十回	饮鸩毒姑妇成疑案	焚鸦片中外起兵端	617
第五十一回	林制军慷慨视师	琦中堂昏庸误国	621
第五十二回	关提督粤中殉难	奕将军城下乞盟	626
第五十三回	效尸谏宰相轻生	失重镇将帅殉节	630
第五十四回	奔统帅因间致败	陈军门中炮归仁	635
第五十五回	江南城万姓被兵	静海寺三帅定约	639
第五十六回	怡制军巧结台湾狱	徐总督力捍广州城	644
第五十七回	清文宗嗣统除奸	洪秀全纠众发难	648
第五十八回	钦使送亡太平建国	悍徒狡脱都统丧躯	652
第五十九回	骆中丞固守长沙城	钱东平献取江南策	657
第六十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酋挫威	661
第六十一回	创水师衡阳发轫	发援卒岳州鏖兵	666
第六十二回	湘军屡捷水陆扬威	畿辅复安林李授首	670
第六十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圆明园四春争宠	674
第六十四回	罗先生临阵伤躯	沈夫人佐夫抗敌	678
第六十五回	瓜镇喪师向晉夫陷	韦扬毙命洪酋中衰	683
第六十六回	智统领出奇制胜	愚制军轻敌遭擒	688
第六十七回	四国耀威津门胁约	两江喋血战地埋魂	693
第六十八回	战皖北诸将立功	退丹阳大营又溃	698
第六十九回	开外衅失律喪师	缔和約偿款割地	702
第七十回	闻国喪长悲國士	护慈駕转忤慈顏	707
第七十一回	罪輔臣连番下诏	剿剿寇數路進兵	711
第七十二回	曾國荃力却援軍	李鴻章借用洋將	716
第七十三回	戰浙東包圍練死艺	克江甯洪天王覆宗	721
第七十四回	僧親王中計喪軀	曾大帥設謀制敵	726
第七十五回	潰河防捻徒分竄	毙敵首降將升官	732
第七十六回	山东圈剿悍酋成擒	河北解嚴渠魁自盡	736
第七十七回	戮权阉丁撫守法	办教案曾侯遭讥	740
第七十八回	大婚禮成坤閏正位	撤席议决乾德當陽	745
第七十九回	因欢成病忽報彌留	以弟繼兄旁廷統緒	750
第八十回	吳侍御尸諫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約	755
第八十一回	朝日生嫌釁成交涉	中法開衅大起戰爭	760
第八十二回	奔越疆中法修和	平韓亂清日協約	7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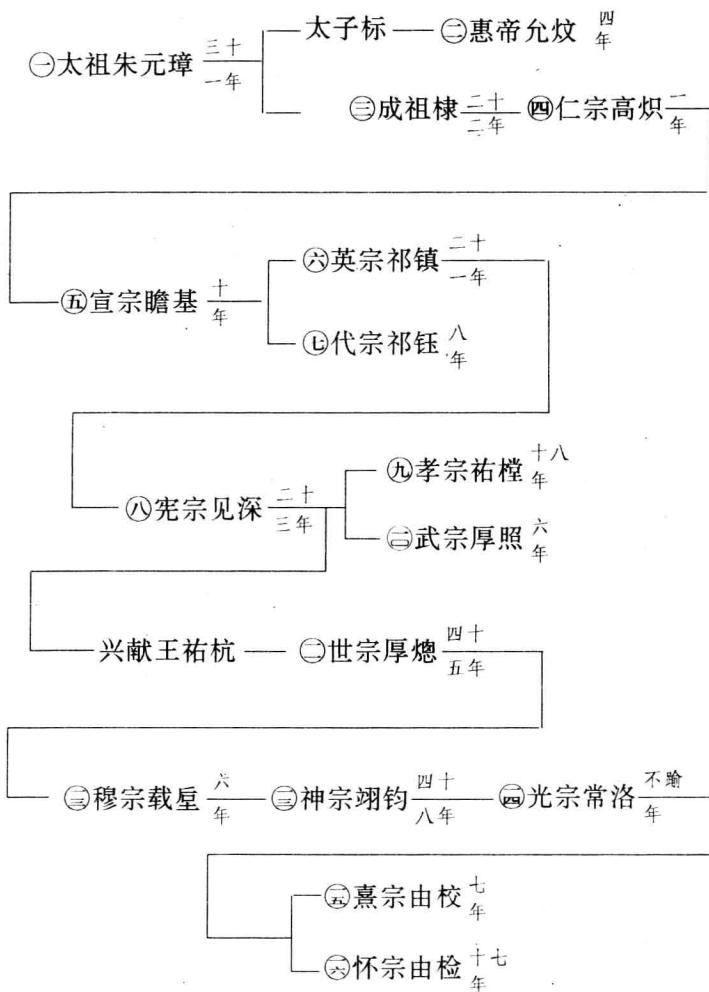
第八十三回	移款筑园撤帘就养	周龄介寿闻战惊心	769
第八十四回	叶志超败走辽东	丁汝昌丧师黄海	774
第八十五回	失律求和马关订约	市恩索谢虎视争雄	778
第八十六回	争党见新旧暗哄	行新政母子生嫌	783
第八十七回	慈禧后三次临朝	维新党六人毕命	788
第八十八回	立储君震惊匕鬯	信邪术扰乱京津	792
第八十九回	袒匪殃民联军入境	见危授命志士成仁	797
第九十回	传諫草抗节留名	避联军蒙尘出走	803
第九十一回	悔罪乞和两宫返跸	撤戍违约二国鏖兵	808
第九十二回	居大内闻耗哭遗臣	处局外严旨守中立	813
第九十三回	争密约侍郎就道	返钦使宪政萌芽	818
第九十四回	倚翠偎红二难竞爽	剖心刎颈两地招魂	823
第九十五回	遭奇变醇王摄政	继友志队长亡躯	828
第九十六回	二显官被遣回籍	众党员流血埋冤	833
第九十七回	争铁路蜀士遭囚	兴义师鄂军驰檄	838
第九十八回	革命军云兴应义举	摄政王庙誓布信条	844
第九十九回	易总理重组内阁	夺汉阳复失南京	850
第一百回	举总统孙文就职	逊帝位清祚告终	854

## 自序

有明一代之事实，见诸官史及私乘者，以《明史》、《明通鉴》及《明史纪事本末》为最详。《明史》、《明通鉴》，官史也。《明史纪事本末》，私乘也。尝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鉴纲目》凡二十卷，《明史纪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辑录，多则数千百万言，少亦不下百万言，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况乎稗乘杂出，代有成书，就令有志稽古，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不遑搜览；即搜览矣，凭一时之獭祭，能一一记忆乎？且官私史乘，互相勘照，有同而异者，有异而同者，有彼详而此略者，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是非真伪之别，尤赖阅史者之悉心鉴衡，苟徒事览观，能一一明辨乎？鄙人涉猎史乘有年矣，自愧蠢愚，未敢论史，但于前数年间，戏成《清史通俗演义》百回，海内大雅，不嫌莞陋，引而进之，且属编《元明演义》，为三朝一貫之举，爰勉徇众见，于去年草成《元史演义》六十回，本年复草成《明史演义》百回。《元史》多阙漏，苦乏考证，《明史》多繁复，苦费抉择，不得已搜集成书，无论为官史，为私乘，悉行钩考，乃举一代治乱兴亡之实迹，择其大者要者，演成俚语，依次编纂。其间关于忠臣义士，及贞夫烈妇之所为，尤必表而出之，以示来许；反之为元恶大憝，神奸巨蠹，亦皆直揭其隐，毋使遁形。为善固师，不善亦师，此鄙人历来编辑之微旨，而于此书尤三致意焉。若夫燕词郢说，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证者，则慨存之，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则务从略，或下断语以辨明之。文不尚虚，语惟从俗，盖犹是元清两演义之故例也。编既竣，爰述鄙见以为序。

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古越蔡东帆自识于临江书舍。

# 明 帝 世 系 图



## 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江山无恙，大地春回，日暖花香，窗明几净，小子搁笔已一月有余了。回忆去年编述《元史演义》，曾叙到元亡明续的交界；嗣经腊鼓频催，大家免不得一番俗例：什么守岁？什么贺年？因此将元史交代清楚，便把那管城子放了一月的假。现在时序已过去了，身子已少闲了，《元史演义》的余味，尚留含脑中，《明史演义》的起头，恰好从此下笔。淡淡写来，兴味盎然。元朝的统系，是蒙古为主；明朝的统系，是汉族为主。明太祖朱元璋，应运而兴，不数年即驱逐元帝，统一华夏，政体虽犹是君主，也算是一位大革命家，大建设家。嗣后传世十二，凡一十七帝，历二百七十有六年，其间如何兴？如何盛？如何衰？如何亡？统有一段极大的原因，不是几句说得来的。先贤有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必兴盛；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国必衰亡。”这句话虽是古今至言，但总属普通说法，不能便作一代兴衰的凭证。

小子尝谓明代开国，与元太祖元世祖的情形，虽然不同，但后来由兴而衰，由盛而亡，却蹈着元朝五大覆辙。看官欲问这五大弊吗？第一弊是骨肉相戕；第二弊是权阉迭起；第三弊是奸贼横行；第四弊是宫闱恃宠；第五弊是流寇殃民。这五大弊循环不息，已足斫丧元气，倾覆国祚；还有国内的竞争，国外的强敌，胶胶扰扰，愈乱愈炽，勉强支持了数十百年，终弄到一败涂地，把明祖创造经营的一座锦绣江山，拱手让与满族，说将起来，也是可悲可惨的。提纲挈领，眼光直注全书。目今满主退位，汉族光复，感世变之沧桑，话前朝之兴替，国体虽是不同，理乱相关，当亦相去不远。远鉴胡元，近鉴满清，不如鉴着有明，所以《元清两史演义》，既依次编成，这《明史演义》，是万不能罢手的。况乎历代正史，卷帙最多，《宋史》以外，要算《明史》。若要把《明史》三百三十二卷，从头至尾，展阅一遍，差不多要好几年工夫。现在的士子们，能有几个目不窥园，十年攻苦，就使购置了一部《明史》，也不过庋藏书室，做一个读史的模样，哪里肯悉心翻阅呢？并非挖苦士子，乃是今日实情。何况为官为商为农为工，连办事谋生，尚觉不暇，或且目不识丁，胸无点墨，怎知道去阅《明史》？怎知道明代史事的得失？小子为通俗教育起见，越见得欲罢不能，所以今日写几行，明日编几行，穷年累月，又辑成一部《明史演义》出来。宜详者详，宜略者略，所有正史未载，稗乘偶及的轶事，恰见无不搜，闻无不述，是是非非，凭诸公议，原原本本，不惮琐陈。看官不要惹厌，小子要说到正传了。说明缘起，可见此书之不能不作，尤可见此书之不能苟作。

却说明太祖崛起的时候，正是元朝扰乱的时间。这时盗贼四起，叛乱相寻，黄岩人方国珍，起兵台温，颍州人刘福通，与栾城人韩山童，起兵汝颍，罗田人徐寿辉，起兵蕲黄，定远人郭子兴，起兵濠梁，泰州人张士诚，起兵高邮，还有李二、彭大、赵均用一班草寇，攻掠徐州，弄得四海纷争，八方骚扰。各方寇盜，已见《元史演义》中，故用简笔叙过。元朝遣将调兵，频年不息，只山童被擒，李二被逐，算是元军的胜仗，其余统不能损他分毫，反且日加猖獗。那时元顺帝昏庸得很，信奉番僧，日耽淫乐，甚

么演摸儿法，即大喜乐之意。甚么秘密戒，亦名双修法，均详《元史演义》。甚么天魔舞，造龙舟，制宫漏，专从玩意儿上着想，把军国大事，撇在脑后；贤相脱脱，出征有功，反将他革职充军，死得不明不白；佞臣哈麻兄弟，及秃鲁帖木儿，导上作奸，反言听计从，宠荣得甚么相似。冥冥中激怒上苍，示他种种变异，如山崩地震旱干水溢诸灾，以及雨血雨毛雨耗，陨星陨石陨火诸怪象，时有所闻，无非令顺帝恐惧修省，改过迁善。不意顺帝怙恶不悛，镇日里与淫僧妖女，媚子谐臣，讲演这欢喜禅，试行那秘密法，云雨巫山，唯日不足。于是天意亡元，群雄逐鹿，人人都挟有帝王思想。刘福通奉韩山童子林儿为帝，国号宋，据有亳州；徐寿辉也自称皇帝，国号天完；张士诚也居然僭号诚王，立国称周。一班草泽枭雄，统统是得意妄行，毫无纪律，不配那肇基立极奉天承运的主子，所以上天另行择真，凑巧濠州出了一位异人，姿貌奇杰，度量弘廓，颇有人君气象，乃暗中设法保佑，竟令他拨乱反正，做了中国的大皇帝，这人非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以匹夫为天子，不可谓无天意。近时新学家言，专属人事，抹煞天道，似亦未足全信，故此段备详人事，兼及天心。

朱元璋，字国瑞，父名世珍，从泗州徙居濠州的锺离县，相传系汉锺离得道成仙的区处。世珍生有四子，最幼的就是元璋。元璋母陈氏，方娠时，梦神授药一丸，置诸掌中，光芒四射，她依着神命，吞入口中，甘香异常。及醒，齿颊中尚有余芳。至怀妊足月，将要分娩，忽见红光闪闪，直烛霄汉，远近邻里，道是火警，都呼噪奔救，到了他的门外，反看不见甚么光焰，复远立回望，仍旧熊熊不灭。大众莫名其妙，只是惊异不置。后来探听着世珍家内，生了一个小孩子，越发传为奇谈，统说这个婴儿，不是寻常人物，将来定然出色的。就史论史，不得目为迷信。这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诞生的时日，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时。后人推测命理，说他是辰戌丑未，四库俱全，所以贵为天子，这也不在话下。惟当汲水洗儿的时候，河中忽有红罗浮至，世珍就取作儿衣，迄今名是地为红罗港，是真是假，无从详究。总之豪杰诞生的地方，定有一番发祥的传说。小子是清季人，不是元季人，自然依史申述，看官不必动疑。

且说朱世珍生了此儿，取名元璋，相貌魁梧，奇骨贯顶，颇得父母锺爱。偏偏这个宁馨儿，降生世间，不是朝啼，就是夜哭，想是不安民间、呱呱而泣，声音洪亮异常，不特做爹娘的日夕惊心，就是毗连的邻居，也被他噪得不安。世珍无法可施，不得已祷诸神明，可巧邻近有座皇觉寺，就乘便入祷，暗祝神明默佑。说也奇怪，自祷过神明后，乳儿便安安稳稳，不似从前的怪啼了。世珍以神佛有灵，很是感念，等到元璋周岁，复偕陈氏抱子入寺，设祭酬神，并令元璋为禅门弟子，另取一个禅名，叫作元龙。俗呼明太祖为朱元龙，证诸正史，并无是说，尝为之阙疑，阅此方得证据。光阴易过，岁月如流，元璋的身躯，渐渐的长成起来，益觉得雄伟绝伦。只因世珍家内，食指渐繁，免不得费用日增，可奈时难年荒，入不敷出，单靠着世珍一人，营业糊口，哪里养得活这几口儿？今日吃两餐，明日吃一餐，忍饥耐饿，挨延过日，没奈何命伯仲叔三儿，向人佣工，只留着元璋在家。元璋无所事事，常至皇觉寺玩耍，寺内的长老，爱他聪明伶俐，把文字约略指授，他竟过目便知，入耳即熟，到了十龄左右，居然将古今文字，通晓了一大半。若非当日习练，后来如何解识兵机，晓明政体？世珍以元璋年已成童，要他自谋生计，因令往里人家牧牛。看官！你想这出类拔萃的小英

雄，怎肯低首下心，做人家的牧奴？起初不愿从命，经世珍再三训导，没奈何至里人刘大秀家，牧牛度日。所牧的牛，经元璋喂饲，日渐肥壮，颇得主人欢心。牧牛之道，亦可作如是观。无如元璋素性好动，每日与村童角逐，定要自作渠帅，诸童不服，往往被他捶击，因此刘大秀怕他惹祸，仍勒令回家。

转眼间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了，濠泗一带，大闹饥荒，兼行时疫。世珍夫妇，相继逝世，长兄朱镇，又罹疫身亡，家内一贫如洗，无从备办棺木，只好草草裹束，由元璋与仲兄朱鎧，舁尸至野。甫到中途，蓦然间黑云如墨，狂飙陡起，电光熊熊，雷声隆隆，接连是大雨倾盆，仿佛银河倒泻，澎湃直下。元璋兄弟，满体淋湿，不得已将尸身委地，权避村舍，谁料雨势不绝，竟狂泼了好多时，方渐渐停止。元璋等忙去察视，但见尸身已没入土中，两旁浮土流积，竟成了一个高坟，心中好生奇异，询诸里人，那天然埋尸的地方，却是同里刘继祖的祖产。当下向继祖商议，继祖也不觉惊讶，暗思老天既如此作怪，莫非有些来历，不如顺天行事，乐得做个大大的人情，遂将这葬地慨然赠送。史中称为凤阳陵，就是此处。不忘掌故。元璋兄弟，自然感谢。谁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仲叔两兄，又染着疫病，一同去世，只剩了嫂侄两三人，零丁孤苦，涕泪满襟，这时元璋年已十七，看到这样状况，顿觉形神沮丧，日夕彷徨，辗转踌躇，无路可奔，还不若投入皇觉寺中，剃度为僧，倒也免得许多苦累。计画已定，也不及与嫂侄说明，竟潜趋皇觉寺，拜长老为师，做了僧徒。未几长老圆寂，寺内众僧，瞧他不起，有时饭后敲钟，有时闭门推月，可怜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昼不得食，夜不得眠，险些儿做了沟中瘠，道旁蓬，转入轮回。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那时元璋熬受不住，想从此再混过去，死的多，活的少，不得不死里求生，便忍着气携了袱被，托了钵盂，云游四方，随处募食，途中越水登山，餐风饱露，说不尽行脚的困苦。到了合肥地界，顿觉寒热交侵，四肢沉痛，身子动弹不得，只得觅了一座凉亭，权行寄宿。昏瞑时，觉有紫衣人两名，陪着左右，口少渴，忽在身旁得着生梨，腹少饥，忽在枕畔得着蒸饼，此时无心查问，得着便吃，吃着便睡，模模糊糊的过了数日，病竟脱体。霎时间神清气爽，昂起头来，四觅紫衣人，并没有甚么形影，只剩得一椽茅舍，三径松风，见《明史·太祖本纪》，并非捏造。他也不暇思索，便起了身，收拾被囊，再去游食。经过光固汝颍诸州，虽遇着几多施主，究竟仰食他人，朝不及夕。挨过了三年有余，仍旧是一个光头和尚，袱被外无行李，钵盂外无长物。乃由便道返视皇觉寺，但见尘丝蛛网，布满殿庑，香火沉沉，禅床寂寂，不禁为之惊叹。他拣了一块隙地，把袱被钵盂放下，便出门去访问邻居。据言：“寇盗四起，民生凋敝，没有甚么余力，供养缁流，一班游手坐食的僧侶，不能熬清受淡，所以统统散去。”这数语，惹得元璋许多嗟叹。嗣经邻居檀越，因该寺无人，留他暂住持，元璋也得过且过，又寄居了三四年。

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党羽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撤里不花，奉命进讨，惮不敢攻，反日俘良民，报功邀赏。于是人民四散，村落为墟。皇觉寺地虽僻静，免不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元璋见邻近民家，除赤贫及老弱外，多半迁避，自己亦觉得慌张，捏着了一把冷汗。欲要留着，恐乱势纷纷，无处募食，不被杀死，也要饿死；欲要他去，可奈荆天棘地，无处可依，况自己是一个秃头，越觉得栖身

无所。左思右想，进退两难，乃步入伽蓝殿中，焚香卜爻。先问远行，不吉；复问留住，又不吉；不由的大惊道：“去既不利，留又不佳，这便怎么处？”忽忆起当年道病，似有紫衣人护卫，未免为之心动，复虔诚叩祝道：“去留皆不吉，莫非令举大事不成！”随手掷爻，竟得了一个大吉的征兆。当下跃起道：“神明已示我去路，我还要守这僧钵做什么？”遂把钵盂弃掷一旁，只携了一条敝旧不堪的薄被，大踏步走出寺门，径向濠州投奔去了。小子恰有一诗咏道：

出身身贱亦何伤，未用胡行舍且藏。

赢得神明来默示，顿教真主出濠梁。

欲知元璋投依何人，且看下回续叙！

前半回叙述缘起，为全书之楔子，已将一部明史，笼罩在内；入后举元季衰乱情状，数行了之，看似太简，实则元事备见元史。此书以明史为纲，固不应喧宾夺主也。后半回叙明祖出身，极写当时狼狈情状，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如明祖朱元璋，殆真如先哲之所言者，非极力演述，则后世几疑创造之匪艰，而以为无足重轻，尚谁知有如许困苦耶？至若笔力之爽健，词致之显豁，尤足动人心目，一鸣惊人，知作者之擅胜多矣。

##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却说朱元璋出寺前行，一口气跑到濠州，遥见城上兵戈森列，旗帜飘扬，似有一种严肃的气象。城外又有大营扎着，好几个赳赳武夫，守住营门。他竟不遑他顾，一直闯入，门卒忙来拦阻，只听他满口嚷嚷道：“要见主帅！”当下惊动了营中兵士，也联翩出来，看他是个光头和尚，已觉令人惊异；嗣问他是何姓氏？有无介绍？他也不及细说，只说是朱元璋要见主帅。大众还疑他是奸细，索性把他反缚，拥入城中，推至主帅帐前。元璋毫不畏惧，见了主帅，便道：“明公不欲成事么？奈何令帐下守卒，絷缚壮士？”自命不凡。那上面坐着的主帅，见他状甚奇兀，龙形虎躯，开口时声若洪钟，不禁惊喜交集，便道：“看汝气概，果非常人，汝愿来投效军前么？”元璋答声称是。便由主帅呼令左右，立刻释缚，一面问他籍贯里居。元璋说明大略，随即收入麾下，充作亲兵。看官！你道这主帅为谁？便是上回所说的郭子兴。至此始点醒主帅姓名，文不直捷。

子兴得了元璋，遇着战事，即令元璋随着。元璋感激图效，无论什么强敌，总是奋不顾身，争先冲阵。敌军畏他如虎，无不披靡，因此子兴嘉他义勇，日加信任。一日，子兴因军事已了，踱入内室，与妻张氏闲谈，讲到战事得手，很觉津津有味。张氏亦很是喜慰。嗣复述及元璋战功，张氏便进言道：“妾观元璋，不是等闲人物，他的谋略如何，妾未曾晓，惟他的状貌，与众不同，将来必有一番建树，须加以厚恩，俾他知感，方肯为我出力。”张氏具有特识，也算一个智妇。子兴道：“我已拔他为队长了。”张氏道：“这不过是寻常报绩，据妾愚见，还是不足。”子兴道：“依汝意见，将奈何？”

张氏道：“闻他年已二十五六，尚无家室，何不将义女马氏，配给了他？一可使壮士效诚，二可使义女得所，倒也是一举两得呢！”子兴道：“汝言很是有理，我当示知元璋便了。”次日升帐，便召过元璋，说明婚嫁的意思。元璋自然乐从，当即拜谢。子兴便命部将两人，作为媒妁，选择良辰，准备行礼。

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补述马氏来历。先是子兴微时，曾与宿州马公，为刎颈交，马公家住新丰里，佚其名，其先世为宿州素封，富甲一乡，至马公仗义好施，家业日落，妻郑媪生下一女，未几病逝。马公杀人避仇，临行时曾以爱女托子兴，子兴领回家中，视同己女。后闻马公客死他方，益怜此女孤苦，加意抚养。子兴授以文字，张氏教以针黹，好在马氏聪慧过人，一经指导，无不立晓。与明祖朱元璋，恰是不谋而合。至年将及笄，出落得一副上好身材，模样端庄，神情秀越，秾而不艳，美而不佻；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无论如何急事，她总举止从容，并没有疾言遽色。的是国母风范。所以子兴夫妇，很是钟爱，每思与她联一佳偶，使她终身有托，不负马公遗言。凑巧元璋投军，每战辄胜，也为子兴夫妇所器重，所以张氏倡议，子兴赞成，天生了一对璧人，借他夫妇作撮合山，成为眷属，正所谓前生注定美满姻缘呢。说得斐亹可观。

吉期将届，子兴在城中设一甥馆，令元璋就馆待婚，一面悬灯结彩，设席开筵，热闹了两三日，方才到了良辰；当由傧相司仪，笙簧合奏，请出了两位新人，行交拜礼；接连是洞房合卺，龙凤交辉，一宵恩爱，自不消说。和尚得此，可谓奇遇。自此以后，子兴与元璋，遂以翁婿相称，大众亦另眼看待，争呼朱公子而不名。惟子兴有二子，素性褊浅，以元璋出身微贱，无端作为赘婿，与自己称兄道弟，一些儿没有客气，未免心怀不平。元璋坦白无私，那里顾忌得许多？偏他二人乘间抵隙，到子兴面前，日夕进谗，说他如何骄恣？如何专擅？甚且谓阴蓄异图，防有变动。子兴本宠爱元璋，不肯轻信，怎奈两儿一倡一和，时来絮聒，免不得也惶惑起来。爱婿之心，究竟不及爱子。元璋不知就里，遇有会议事件，仍是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某日为军事龃龉，竟触动子兴怒意，把他幽诸别室。两子喜欢得很，想从此除了元璋，遂暗中嘱咐膳夫，休与进食。事为马氏所知，密向厨下窃了蒸饼，拟送元璋。甫出厨房，可巧与张氏撞个满怀，她恐义母瞧透机关，忙将蒸饼纳入怀中，一面向张氏请安。张氏见她慌张情状，心知有异，故意与她说长论短，马氏勉强应答，已觉得言语支吾；后来柳眉频蹙，珠泪双垂，几乎说不成词。经张氏挈她入室，屏去婢媪，仔细诘问，方伏地大哭，稟明苦衷。张氏忙令解衣出饼，那饼尚热气腾腾，粘着乳头，好不容易将饼除下。眼见得乳为之糜，几成焦烂了。难为这鸡头肉。张氏也不禁泪下，一面命她敷药，一面叫入厨子，速送膳与元璋。是夕，便进谏于子兴，劝他休信儿言。子兴本是个没主意的人，一闻妻语，也觉得元璋被诬，即命将元璋释放，还居甥馆。张氏复召入二子，大加呵斥，二子自觉心虚，不能强辩，也只好俯首听训。嗣是稍稍顾忌，不敢肆恶，元璋也得少安了。亏得有此泰水。

越数日，接到军报，徐州被元军克复，李二败走。又越日，守卒来报，彭大、赵均用率众来降，愿谒见主帅。子兴闻知，亟令开城延入，以宾主礼相见。彼此寒暄，颇为欢洽。当下设宴款待，饮酒谈心。突由探马驰入，报称元军追赶败兵，将到城下了。统